

山中書簡～新康山的萬年謎底 1/4

陳玉峯

草原開闊得有些單調，天空是立體的藍，藍得很深邃，將視覺上的虛無撐得很飽滿。今天，心態上我是以漫步的悠閒，走在南台灣的高地草原。如同往日，早上一行四人，從埤口沿陡峭的坡地，翻上向陽山，只是此趟新康調查妳卻缺席，前二次，我們都狼狽的被颱風掃下山，想到過往同行的經驗，我總汲營於植物調查，惦記的無非是進度之類的功利，妳則逸致悠閒，拍攝、賞雲、偶而硬拉著我，找尋一些令妳激動的小景致或生物現象；或是徜徉在玉山箭竹鋪成的綠海，曬妳那懶洋洋的背；或是抱膝靜坐於石板、枯幹，凝視我在調查樣區中的張惶。坦白說，同行的多次，對妳很嫉妒。可是，現在我卻有酸酸的感覺，些許不習慣，虧得楊一路閒聊。

嘉明湖畔破爛的鐵皮屋下，吃過飯，熱茶下肚，才發覺白天忘了累。點上瓦斯燈，讓撕裂的風聲、破鐵皮的劈啪聲，交叉一夜的寧靜。午后行經向陽山冠狀嶺頂，高山山蘿蔔花開得夠放肆，塗滿高地繁星般紫白，這兒的族群已產生顯著的變異，該它表現的八、九月間，才讓我驚覺數量多得嚇人，先前的調查顯然低估了它。奇萊烏頭的花，也開得很興緻。

其實，在這自然野地，面對自己專注已久的綠色群芳譜，長久以來我一直用理性冷酷在搜尋，只留下入睡前不甚明顯的遺憾在譴責，總算今天，我稍可縱容感覺的奢侈，以致於在夢境門檻前，不斷浮現沿途中，玉山圓柏迴旋的堅挺，以及深沈典雅的翠綠，一下就把它的尊嚴硬是逼出：挺空壯碩的鐵杉、冷杉林，數大布幕般在游走，那份雄渾與蒼勁，伴我走上思緒的尾音。

——九月七日嘉明湖之夜。

急著趕路的今天，左膝蓋的刺痛已被喚起。約莫中午，抵達上次我們夜宿的松林，沿途摘了許多玉山懸鉤子解渴。再穿越雲杉林大石谷坡，本想直上連理山，江與吳說裝備太重，且需取水，遂放棄，但仍多走一個半鐘頭，到達鐵杉密林的鞍部，自此下溪澗約一小時可得水源。江二人取水去，我與楊調查大鐵杉林。

兩頭繩子緊張在樹幹上，雨布兩邊展開，拉成三角形簡單帳幕。他們三位開始備吃，我則整理一天下來的數據。雲霧白茫茫的籠罩過來，水滴偶也撒豆似的撒下幾把，這等安逸，頗是享受。思索著前兩次新康山前的鎩羽而歸，新康山頭一定有什麼秘密不喜歡我的造訪，游走的水霧，隱約醞釀著這種氣氛。

——九月八日鐵杉林凹鞍營地。

——原載於《中外文學》，一九九五年五月

～本文摘自《生態台灣》～